明史/卷2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〇二 楊博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葛守禮 靳學顏 ◄

明史
卷二百十五
列傳第一百〇三　王治 歐陽一敬 周弘祖 詹仰庇 駱問禮 鄭履淳 陳吾德 汪文輝 劉奮庸

► 列傳第一百〇四 吳山 陸樹聲 瞿景淳 田一儁 黃鳳翔 余繼登 馮琦 王圖 翁正春 劉應秋 唐文獻 李騰芳 蔡毅中 公鼐 羅喻義 姚希孟 許士柔 顧錫疇

王治　歐陽一敬　附:胡應嘉　周弘祖　附:岑用賓　鄧洪震　詹仰庇　駱問禮　附:楊松　張應治　鄭履淳　陳吾德　附:李已　胡涍　汪文輝　劉奮庸　附:曹大埜

○王治歐陽一敬〈（胡應嘉）〉周弘祖〈（岑用賓鄧洪震）〉詹仰庇駱問禮〈（楊松張應治）〉鄭履淳陳吾德〈（李已胡涍）〉汪文輝劉奮庸〈（曹大埜）〉

王治

王治，字本道，忻州人。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除行人，遷吏科給事中。寇屢盜邊，邊臣多匿不奏；小勝，文臣輒冒軍功。治請臨陣斬獲，第錄將士功；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。從之，再遷禮科左給事中。

隆慶元年，偕御史王好問核內府諸監局歲費。中官崔敏請止之，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。得旨：「詔書所載者，自嘉靖四十一年始，聽治等詳核。不載者，已之。」治等力爭，不許。事竣，劾中官趙廷玉、馬尹幹沒罪，詔下司禮監按問。尋上疏陳四事：「一、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。獻皇雖貴為天子父，未嘗南面臨天下；雖親為武宗叔，然嘗北面事武宗。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，設位於武宗右，揆諸古典，終為未協。臣以為獻皇祔會太

廟，不免遞遷。若專祀世廟，則億世不改。乞敕廷臣博議，務求至當。一、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。人主深居禁掖，左右便佞窺伺百出，或以燕飲聲樂，或以遊戲騎射。近則損敝精神，疾病所由生。久則妨累政事，危亂所由起。比者人言籍籍，謂陛下燕閑舉動，有非諒闇所宜者。臣竊為陛下慮之。」其二，請勤朝講、親輔弼。疏入，報聞。

進吏科都給事中。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、南京督儲都御史曾於拱不職，於拱遂罷。山西及薊鎮並中寇，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、侍郎遲鳳翔，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。詔罷乾，貶鳳翔三秩視事。部議恤光祿少卿馬從謙。帝不許，治疏爭。帝謂從謙所犯，比子罵父律，終不允。治又請追謚何瑭，雪夏言罪，且言大理卿朱廷立、刑部侍郎詹瀚共鍛成夏言、曾銑獄，宜追奪其官。鹹報可。明年，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，帝將往幸。治率同官諫，大學士徐階、尚書楊博、御史郝傑等並阻止，皆不聽。至則荒莽沮濕，帝甚悔之。治尋擢太僕少卿，改大理，進太僕卿。憂歸，卒。

歐陽一敬

歐陽一敬，字司直，彭澤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除蕭山知縣。征授刑科給事中。劾太常少卿晉應槐為文選郎時劣狀，而南京侍郎傅頤、寧夏巡撫王崇古、湖廣參政孫弘軾由應槐進，俱當罷。吏部為應槐等辨，獨罷頤官。未幾，劾罷禮部尚書董份。三遷兵科給事中。言廣西總兵當用都督，不當用勛臣。因劾恭順侯吳繼爵，罷之，以俞大猷代。寇大入陝西，劾總督陳其學、巡撫戴才，俱奪官。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，山西、浙江總兵官董一奎、劉顯，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。溶留，余俱貶黜。

自嚴嵩敗，言官爭發憤論事，一敬尤敢言。隆慶元年正月，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，黜給事中鄭欽、御史胡維新，而山西人無下考者。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，庇鄉里。應嘉先嘗劾高拱，拱修郤，將重罪之。徐階等重違拱意，且以應嘉實佐察，初未言，今黨同官妄奏，擬旨斥為民。言路大嘩。一敬為應嘉訟，斥博及拱。詆拱奸險橫惡，無異蔡京，且言：「應嘉前疏臣與聞，黜應嘉不若黜臣。」會給事中辛自修、御史陳聯芳疏爭，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。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，專柄擅國，亟宜罷。不聽。逾月，御史齊康劾階。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，群集闕下，詈而唾之。一敬首劾康，康亦劾一敬。時康主拱，一敬主階，互指為黨。言官多論康，康竟坐謫。

已，陳兵政八事，部皆議行。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。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祥，詔征祥還，罷守備官。未幾，復遣監丞劉進往代。一敬言：「進故名俊，守顯陵無

狀。肅皇帝下之獄，充孝陵衛淨軍，今不宜用。」從之。中官呂用等典京營，一敬力諫，事寢。黔國公沐朝弼殘恣，屢抗詔旨。一敬請治其罪，報可。俄擢太常少卿。拱再起柄政，一敬懼，即日告歸，半道以憂死。時應嘉已屢遷參議，憂歸，聞拱再相，亦驚怖而卒。

附 胡應嘉

應嘉，沐陽人。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。三遷都給事中。論侍郎黃養蒙、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、侯一元不職，皆罷去。登雲者，大學士高拱姻也。應嘉策拱必害己，遂並劾拱，言：「拱輔政初，即以直廬為隘，移家西安門外，夤夜潛歸。陛下近稍違和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。臣不知拱何心。」疏入，拱大懼，亟奏辯。會帝崩，得不竟。拱以此銜應嘉。穆宗嗣位，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，召訪諸卿顧問侍從，令科臣隨事駁議。帝納焉。應嘉居諫職，號敢言。然悻悻好搏擊，議者頗以傾危目之。

周弘祖

周弘祖，麻城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除吉安推官。征授御史，出督屯田、馬政。隆慶改元，司禮中貴及藩邸近侍蔭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。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，或停世襲，且言：「高皇帝定制，宦侍止給奔走掃除，不關政事。孝宗召對大臣，宦侍必退去百餘武，非惟不使之預，亦且不使之聞。願陛下勿與謀議，假以嘲笑，則彼無亂政之階，而聖德媲太祖、孝宗矣。臣又聞先帝初載，欲蔭太監張欽義子錦衣，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。今趙炳然居澤位，不能效澤忠，無所逃罪。」報聞。已，請汰內府監局、錦衣衛、光祿寺、文思院冗員，復嘉靖初年之舊，又請仿行古社倉制。詔皆從之。

明年春，言：「近四方地震，土裂成渠，旗竿數火，天鼓再鳴，隕星旋風，天雨黑豆，此皆陰盛之徵也。陛下嗣位二年，未嘗接見大臣，咨訪治道。邊患孔棘，備禦無方。事涉內庭，輒見撓沮，如閱馬、核庫，詔出復停。皇莊則親收子粒，太和則榷取香錢，織造之使累遣，糾劾之疏留中。內臣爵賞謝辭，溫旨遠出六卿上，尤祖宗朝所絕無者。」疏入，不報。其冬詔市珍寶，魏時亮等爭，不聽。弘祖復切諫。尋遷福建提學副使。大學士高拱掌吏部，考察言官，惡弘祖及岑用賓等，謫弘祖安順判官，用賓宜川縣丞。

附 岑用賓

用賓，廣東順德人。官南京給事中，多所論劾。又嘗論拱很愎，以故拱憾之，出為紹興知府。既中以察典，遂卒於貶所。而弘祖謫未幾，拱罷，量移廣平推官，萬歷中，屢遷南京光祿卿。坐朱衣謁陵免。

附 鄧洪震

當隆慶初，以地震言事者，又有鄧洪震，宣化人。時為兵部郎中，上疏曰：「入夏以來，淫雨彌月。又京師去冬地震，今春風霾大作，白日無光。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，地震有聲。陛下臨禦甫半年，災異疊見。傳聞後宮遊幸無時，嬪禦相隨，後車充斥。左右近習，濫賜予。政令屢易，前後背馳，邪正混淆，用舍猶豫。萬一奸宄潛生，寇戎軼犯，其何以待之？」帝納其言，下禮官議修省。洪震尋以疾歸。萬歷改元，督撫交章論薦，竟不起。

詹仰庇

詹仰庇，字汝欽，安溪人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。由南海知縣征授御史。隆慶初，穆宗詔戶部購寶珠，尚書馬森執奏，給事中魏時亮、御史賀一桂等繼爭，皆不聽。仰庇疏言：「頃言官諫購寶珠，反蒙詰讓。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，不殖貨利；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，玩物喪誌。湯、武能受二臣之戒，絕去玩好，故聖德光千載。若侈心一生，不可復遏，恣情縱欲，財耗民窮。陛下玩好之端漸啟，弼違之諫惡聞，群小乘隙，百方誘惑，害有不勝言者。況寶石珠璣，多藏中貴家，求之愈急，邀直愈多，奈何以有用財，耗之無用之物。今兩廣需餉，疏請再三，猶靳不予，何輕重倒置乎！」不報。三年正月，中官制煙火，延燒禁中廬舍，仰庇請按治。左右近習多切齒者。

帝頗耽聲色，陳皇后微諫，帝怒，出之別宮。外庭皆憂之，莫敢言。仰庇入朝，遇醫禁中出。詢之，知後寢疾危篤，即上疏言：「先帝慎擇賢淑，作配陛下，為宗廟社稷內主。陛下宜遵先帝命，篤宮闈之好。近聞皇后移居別宮，已近一載，抑郁成疾，陛下略不省視。萬一不諱，如聖德何？臣下莫不憂惶，徒以事涉宮禁，不敢頌言。臣謂人臣之義，知而不言，當死；言而觸諱，亦當死。臣今日固不惜死，願陛下采聽臣言，立復皇后中宮，時加慰問，臣雖死賢於生。」帝手批答曰：「後無子多病，移居別宮，聊自適，以冀卻疾。爾何知內庭事，顧妄言。」仰庇自分得重譴，同列亦危之。及旨下，中外驚喜過望，仰庇益感奮。

亡何，巡視十庫，疏言：「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，而歲出不置籍。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，隸本監者數十計，歲課皆屬官錢，而內臣假上供名，恣意漁獵。利填私家，過歸朝寧。乞備核宜留宜革，並出入多寡數，以杜奸欺。再照人主奢儉，四方系安危。陛下前取戶部銀，用備緩急。今如本監所稱，則盡以創鰲山、修宮苑、制鞦韆、造龍鳳艦、治金櫃玉盆。群小因幹沒，累聖德，虧國計。望陛下深省，有以玩好逢迎者，悉屏出罪之。」宦官益恨。故事，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，用「照」字，言官上書無此體。宦官因指「再照人主」語，為大不敬。帝怒，下詔曰：「仰庇小臣，敢照及天子，且狂肆屢不悛。」遂廷杖百，除名，並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。南京給事中駱問禮、御史余嘉詔等疏救，且言巡視官不當罷。不納。仰庇為御史僅八月，數進讜言，竟以獲罪。

神宗嗣位，錄先朝直臣。以仰庇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，不得內召，除廣東參議。尋乞歸。家居十餘年，起官江西。再遷南京太僕少卿。入為左僉都御史，進左副都御史。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，至是為保位計，頗不免附麗。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、左都御史吳時來，仰庇即劾伸。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，仰庇未及閱疏，即論敷教排陷大臣，敷教坐廢。及吏部侍郎趙煥、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，仰庇謀代之，蹤跡頗著。給事中王繼光、主事姜延士昌、員外郎趙南星、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。仰庇不自安，屢求去。帝雖慰留，而眾議籍籍不止。稍遷刑部右侍郎。移疾歸，久之卒。

駱問禮

駱問禮，諸暨人。嘉靖末進士。歷南京刑科給事中。隆慶三年，陳皇后移別宮，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：「皇后正位中闈，即有疾，豈宜移宮。望亟返坤寧，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。」不報。給事張齊劾徐階，為廷臣所排，下獄削籍。問禮獨言齊贓可疑，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。張居正請大閱，問禮謂非要務，而請帝日親萬幾，詳覽奏章。未幾，劾誠意伯劉世延、福建巡撫塗澤民不職，帝並留之。

帝初納言官請，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，問禮遂條上面奏事宜。一言：「陛下躬攬萬幾，宜酌用群言，不執己見，使可否予奪，皆合天道，則有獨斷之美，無自用之失。」二言：「陛下宜日居便殿，使侍從官常在左右，非向晦不入宮闈，則涵養薰陶，自多裨益。」三言：「內閣政事根本，宜參用諸司，無拘翰林，則講明義理，通達政事，皆得其人。」四言「詔旨必由六科，諸司始得奉行，脫有未當，許封還執奏。如六科不封駁，諸司失檢察者，許御史糾彈。」五言：「頃詔書兩下，皆許諸人直言。然所采納者，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，盡付所司而已。宜益廣言路，凡臣民章奏，不惟其人惟其言，令匹

夫皆得自效。」六言：「陛下臨朝決事，凡給事左右，如傳旨、接奏章之類，宜用文武侍從，毋使中官參與，則窺竊之漸，無自而生。」七言：「士習傾危，稍或異同，輒加排陷。自今凡議國事，惟論是非，不徇好惡。眾人言未必得，一人言未必非，則公論日明，士氣可振。」八言：「政令之出，宜在必行。今所司題覆，已報可者未見修舉，因循玩愒，習為故常。陛下當明作於上，敕諸臣奮勵於下，以挽頹惰之風」。九言：「面奏之儀，宜略去繁文，務求實用，俾諸臣入而敷奏，退而治事，無或兩妨，斯上下之交可久。」十言：「修撰、編檢諸臣，宜令更番入直，密邇乘輿，一切言動，執簡侍書。其耳目所不及者，諸司或以月報，或以季報，令得隨事纂緝，以垂勸戒。」

疏奏，帝不悅。宦侍復從中構之，謫楚雄知事。明年，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，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。帝曰：「此兩人安得遽遷，俟三年後議之。」萬歷初，屢遷湖廣副使，卒。

附 楊松

楊松，河南衛人。歷官御史，巡視皇城。尚膳少監黃雄征子錢與民哄，兵馬司捕送松所。事未決，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，詭言有駕帖。松驗問無有，遂劾雄詐稱詔旨。帝令黜兵馬司官，而鐫松三秩，謫山西布政司照磨。神宗立，擢廬州推官，終山西副使。

附 張應治

張應治，秀水人。在垣中抗疏，多可稱。為高拱所惡，出為九江知府。終山東副使。

鄭履淳

鄭履淳，字叔初，刑部尚書曉子也。舉嘉靖四十年進士，除刑部主事，遷尚寶丞。隆慶三年冬，疏言：

頃年以來，萬民失業，四方多故，天鳴地震，災害洊臻，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。夫饑寒迫身，易為衣食，嗷嗷赤子，聖主之所以為資。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，切虞廷困窮之懼，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，適足以資他人矣。今最急莫如用賢。陛下禦極三祀矣，曾召問一大臣，面質一講官，賞納一諫士，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？高亢睽孤，乾坤否隔，忠言重折檻之罰，儒臣虛納牖之功，宮闈違脫珥之規，朝陛拂同舟之義。回奏蒙譴，補

牘奚從？內批徑出，封還何自？紀綱因循，風俗玩愒。功罪罔核，文案徒繁。閹寺潛為厲階，善類漸以短氣。言涉宮府，肆撓多端。梗在私門，堅持不破。萬眾惶惶，皆謂群小侮常，明良疏隔，自開辟以來，未有若是而永安者。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，勿為小故之所淆；弘浚哲以任君子，勿為嬖昵之所惑。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，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。以蠻裔為關門勁敵，以錢穀為黎庶脂膏。拔用陸樹聲、石星之流，嘉納殷士儆、翁大立諸疏。經史講筵，日親無倦。臣民章奏，與所司面相可否。萬幾之裁理漸熟，人才之邪正自知。察變謹微，回天開泰，計無逾於此。

疏入，帝大怒，杖之百，系刑部獄數月。刑科舒化等以為言，乃釋為民。神宗立，起光祿少卿，卒。

陳吾德

陳吾德，字懋修，歸善人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。授行人。隆慶三年，擢工科給事中。兩廣多盜，將吏率虛文罔上。吾德列便宜八事，皆允行。明年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已而月復食。吾德言：「歲首日月並食，天之大災，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，應天以實。」詔遣中官督織造，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，報聞。帝從中官崔敏言，命市珍寶，戶部尚書劉體乾、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，不從。吾德復偕已上疏曰：「伏睹登極詔書，罷采辦，蠲加派，且雲『各監局以缺乏為名，移文苛取，及所司阿附奉行者，言官即時論奏，治以重典』，海內聞之，歡若更生。比者左右近習，幹請紛紜，買玉市珠，傳帖數下。人情惶駭，鹹謂詔書不信，無所適從。邇時府庫久虛，民生困瘁，司度支者日夕憂危。陛下奈何以玩好故，費數十萬貲乎！敏等獻諂營私，罪不可宥。乞亟譴斥，以全詔書大信。」帝震怒，杖已百，錮刑部獄，斥吾德為民。

神宗嗣位，起吾德兵科。萬歷元年，進右給事中。張居正柄國，諫官言事必先請，吾德獨不往。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樸不相能，誣敦樸欲劾居正，屬尚書譚綸劾罷之。既而誣漸白，吾德遂劾儒，亦謫之外。居正以吾德不白己，嗛之。未幾，爭成國公朱希忠贈定襄王爵，益忤居正。及慈寧宮後室災，吾德力爭，出為饒州知府。有盜建昌王印章者，遁之南京見獲。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，謫馬邑典史。御史又劾其蒞饒時違制講學，用庫金市學田，遂除名為民。居正死，薦起思州推官，移寶慶同知，皆以親老不赴。後終湖廣僉事。

附 李已

李已，字子復，磁人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。除太常博士，擢禮科給事中。隆慶中，頻詔戶部有所征索。尚書劉體乾輒執奏，已每助之，以是積失帝意。及爭珍寶事，遂得禍。未幾，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，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：「朝審時，重囚情可矜疑者，鹹得末減。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，讞未定，不列朝審中。苟瘐死犴狴，將累深仁。」帝乃釋已，恩等系如故。法司以恩等有內援，欲借以脫已。及已獨釋，眾翕然稱帝仁明。

神宗立，薦起兵科都給事中。奏言：「陛下初基，弊端盡去，傳奉一事，豈可尚踵故常。內臣即有勤勞，當優以金帛，名器所在，不容濫設。」帝嘉納之。御史胡涍建言得罪，已首論救。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。平江伯陳王謨罪廢，復夤緣出鎮湖廣，已力爭得寢。擢順天府丞，遷大理右少卿。疏請改父母誥命，日已暮，逼禁門守者投入。帝怒，謫常州同知。

初，已與吾德並敢言，已尤以直著。兩遭摧抑，頗事營進。後為南京考功郎中。九年京察，希張居正指，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、長史趙世卿察典，遂得擢南京尚寶卿。三遷右僉都御史，巡撫保定六府。逾年，罷歸，卒。

附 胡涍

胡涍，字原荊，無錫人。嘉靖末舉進士。歷知永豐、安福二縣，擢御史。神宗即位之六日，命馮保代孟沖掌司禮監，召用南京守備張宏。涍請嚴馭近習，毋惑諂諛，虧損聖德。保大怒，思傾之。其冬，妖星見，慈寧宮後延燒連房。涍乞遍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，體恤優遇，其餘無論老少，一概放遣。奏中有「唐高不君，則天為虐」語。帝怒，問輔臣，二語所指為誰。張居正對曰：「涍言雖狂悖，心無他。」帝意未釋，嚴旨譙讓。涍惶恐請罪，斥為民。逾年，巡按御史李學詩薦涍。詔自後有薦者，並逮治涍。久之，卒。

汪文輝

汪文輝，字德充，婺源人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。授工部主事。隆慶四年，改御史。高拱以內閣掌吏部，權勢烜赫。其門生韓楫、宋之韓、程文、塗夢桂等並居言路，日夜走其門，專務搏擊。文輝亦拱門生，心獨非之。明年二月，疏陳四事，專責言官。其略曰：

先帝末年所任大臣，本協恭濟務，無少釁嫌。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，遂潛察低

昂、窺所向而攻其所忌。致顛倒是非，熒惑聖聽，傷國家大體。苟踵承前弊，交煽並構，使正人不安其位，恐宋元祐之禍，復見於今，是為傾陷。

祖宗立法，至精密矣，而卒有不行者，非法敝也，不得其人耳。今言官條奏，率銳意更張。部臣重違言官，輕變祖制，遷就一時，苟且允覆。及法立弊起，又議復舊。政非通變之宜，民無晝一之守，是為紛更。

古大臣坐事退者，必為微其詞；所以養廉恥，存國體。今或掇其已往，揣彼未形，逐景循聲，爭相詬病，若市井喧哄然。至方面重臣，苟非甚奸慝，亦宜棄短錄長，為人才惜。今或搜抉小疵，指為大蠹，極言醜詆，使決引去。以此求人，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？是為苛刻。

言官能規切人主，糾彈大臣。至言官之短，誰為指之者？今言事論人或不當，部臣不為奏覆，即憤然不平；雖同列明知其非，亦莫與辨，以為體貌當如是。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，何以責難君父哉？是為求勝。

此四弊者，今日所當深戒。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，勿用希指生事之人。希指生事之人進，則忠直貞諒之士遠，而頌成功、譽盛德者日至於前。大臣任己專斷，即有闕失，孰從聞之？蓋宰相之職，不當以救時自足，當以格心為本。願陛下明飭中外，消朋比之私，還淳厚之俗，天下幸甚。

疏奏，下所司。拱惡其刺己，甫三日，出為寧夏僉事。修屯政，鑿浮糧，建水閘，流亡漸歸。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，為希指者所劾。方行勘，文輝抗言曰：「毛舉細故，齮齕正人，以快當路之私，我固不肯為，諸君亦不可也。」於是緩其事。未幾，劾者先得罪去，丕揚竟獲免。神宗嗣位，拱罷政，召為尚寶卿。尋告歸。久之，有詔召用。未赴卒。

劉奮庸

劉奮庸，洛陽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授兵部主事。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。侍穆宗裕邸。進員外郎。穆宗即位，以舊恩，擢尚寶卿。已，藩邸舊臣相繼柄用，獨奮庸久不調。大學士高拱亦故官也，再起任事，頗專恣，奮庸疾之。隆慶六年三月，上疏曰：

陛下踐阼六載，朝綱若振飭，而大柄漸移；仕路若肅清，而積習仍故。百僚方引領以睹

勵精之治，而陛下精神誌意漸不逮初。臣念潛邸舊恩，誼不忍默。謹條五事，以俟英斷。

一、保聖躬。人主一身，天地人神之主，必誌氣清明，精神完固，而後可以禦萬幾。望凝神定誌，忍性抑情，毋逞旦夕之娛，毋徇無涯之欲，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。

二、總大權。今政府所擬議，百司所承行，非不奉詔旨，而其間從違之故，陛下曾獨斷否乎？國事之更張，人才之用舍，未必盡出忠謀，協公論。臣願陛下躬攬大權，凡庶府建白，閣臣擬旨，特留清覽，時出獨斷，則臣下莫能測其機，而政柄不致旁落矣。

三、慎儉德。陛下嗣位以來，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，求珍異之寶，作鰲山之燈，服御器用，悉鏤金雕玉。生財甚難，靡敝無紀。願察內帑之空虛，思小民之艱苦，不作無益，不貴異物，則國用充羨，而民樂其生矣。

四、覽章奏。人臣進言，豈能皆當。陛下一切置不覽，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，抑恐權奸蔽壅，勢自此成。望陛下留神章奏，曲垂容納。言及君德，則反己自修；言及朝政，則更化善治。聽言者既見之行事，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。

五、用忠直。邇歲進諫者，或以勤政，或以節用，或以進賢退不肖，此皆無所利而為之；非若承望風旨，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，迎合權要，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。

願恕狂愚之罪，嘉批鱗之誠，登之有位，以作士氣，則讜規日聞，裨益非鮮。

疏入，帝但報聞，不怒也。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，怏怏風刺，相與詆訾之。給事中塗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。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，帝斥之。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，萬世永賴，奮庸與大埜漸構奸謀，傾陷元輔，罪不可勝誅。章並下吏部。拱方掌部事，陽為二臣祈寬。帝不許，竟謫大埜乾州判官，奮庸興國知州。夢桂、文皆拱門生。夢桂極詆奮庸，文則盛稱頌拱，又盡舉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，士論非之。奮庸謫官兩月，會神宗即位，遂擢山西提學僉事。再遷陝西提學副使。以病乞歸，卒。

附 曹大埜

大埜，巴縣人。其劾拱，張居正實使之。萬歷中，累遷右副都御史，巡撫江西。以貪劾免。

贊

贊曰：世宗之季，門戶漸開。居言路者，各有所主，故其時不患其不言，患其言之冗漫無當，與其心之不能無私；言愈多，而國是愈益淆亂也。汪文輝所陳四弊，有旨哉！論明季言路諸臣，而考其得失，當於是觀之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